

聽聽那冷雨

余光中



聽聽那冷雨

余光中

純文學叢書

106

純文學叢書106

聽聽那冷雨

定價95元

著者：余                  光                  中  
出版者：夏                  林                  含                  英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古亭區10742  
          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  
          電話：3016464・3030161  
          郵撥帳號：0005333-1  
封面印製：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二一號  
印刷者：達欣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吳鳳路五十巷四二弄二六號  
裝訂者：協          成          裝          訂          行  
          臺北縣中和市國光街二一五巷三十號  
中華民國63年5月初版首次印刷  
中華民國76年4月初版第15次印刷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 1 •

目 錄

萬里長城

山盟

南半球的冬天

聽聽那冷雨

堆族的盛宴

朋友四型

一

九

二

三

元

四

借錢的境界 四

幽默的境界 三

雲開見月 五

——初論劉國松的藝術

新現代詩的起點 三

——羅青的「吃西瓜的方法」讀後

變通的藝術 一〇

——思果著「翻譯研究」讀後

向歷史交卷 二五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總序

中國人在美國 三三

——序於製華的「會場現形記」

澀盡回甘味諫果 一三

——序何懷碩的「苦澀的美感」

從畢卡索到愛因斯坦 一四三

——「大學英文讀本」編後

用現代中文報導現代生活 一四七

「錄事巴托比」譯後 一五七

外文系這一行 一六一

後浪來了 一六九

大詩人條件 一七五

現代詩怎麼變？ 一八一

傳奇以外 一八七

現代詩之重認 一九一

漢江之濱 一九七

——記第二屆亞洲文藝研討會

論瓊，拜斯 二二七

——「聽，這「窩夜驚」之一

論久迪·柯玲絲 二二五

——「聽，這「窩夜驚」之二

苦雨就要下降 二四九

論披頭的音樂 二六一

後記 二六一

## 萬里長城

那天下午，心情本來平平靜靜，既不快樂，也不不快樂。後來收到元月三日的「時代週刊」，翻着翻着，忽然瞥見一張方方的圖片，顯示季辛吉和一票美國人站在萬里長城上。像是給誰當胸猛捶了一拳，他定睛再看一遍。是長城。雉堞儼然，樸拙而宏美，那古老的建築物雄踞在萬山脊上，蟠蠕蜿蜿，一直到天邊。是長城，未隨古代飛走的一條龍。而季辛吉，新戰國策的一個洋策士，竟然大模大樣地站在龍背上，而且褻瀆地笑着。

「我操他娘！」一拳頭打在桌上。煙灰缸嚇了一大跳。「什麼東西，站在我的長城上！」  
四個小女孩吃驚地望着他。爸爸出口這麼粗鄙，還當着她們的面，這是第一次。

「爸爸，」最小的季珊不安地喊他。



沒有解釋。他拿起雜誌，在餘怒之中，又看了一遍。

「是長城，」他喃喃說。然後他忽然推椅而起，一口氣衝上樓去。

在書桌前悶坐了至少有半個鐘頭，盛怒漸漸壓下來，積成堅實沉重的悲壯。對區區一張照片，反應那樣地劇烈，他自己也很感到驚訝。萬里長城又不是他的，至少，不是他一個人的。他是一個典型的南方人，生在江南，柔櫓聲中多水多橋的江南。他的腳底從未踏過江北的泥土，更別說見過長城。可是感覺裏，長城是他的。因為長城屬於北方北方屬於中國中國屬於他正如他屬於中國。幾萬萬人只有這麼一個母親，可是對於每一個孩子她都是百分之百的母親而不是幾萬萬分之一。中國，他只到過九省，可是美國，他的腳底和車輪踏過二十八州。可是感覺裡，密西根的雪猶他的沙漠加州的海都那麼遙遠，陌生，而長城那麼近。他生下來就屬於長城，可是遠在他出生之前長城就歸他所有。從公元以前起長城就屬於他祖先。天經地義，他繼承了萬里長城，每一面牆每一塊磚。

繼承了，可是一直還沒有看見。幾十年來，一直想撫摸想跪拜的這一座遺產，忽然為一雙陌生而鹵莽的腳捷足先登。這乃是大不敬！長城是神聖的，不容侵犯！長城是中國人長達萬里的一面哭牆，僅有一面牆的一座巨廟。伏爾泰竟然說它是一面紀念碑，豎向恐怖；令他非常不快。也

許，長城是每個中國人的脊椎，不容他人歪曲。看到季辛吉站在那上面，他的憤怒裏有嫉恨，也有羞辱。

「竟敢吊兒郎當站在我的長城上！這乃是大不敬！」立刻他有一股衝動，要寫封信去慰問長城。他果然拿出信紙來。

「長城公公：看到洋策士某某貿然登上……」他開始寫下去。從蒙恬說到單于和李廣說到吳三桂和太陽旗一直說到季辛吉的美製皮鞋，他振筆疾書，一口氣寫了兩張信箋。最後的署名是「一個中國人」。

一個中國人？究竟是誰呢？似乎有標明的必要吧。他停筆思索了一會。「有了，」從抽屜裏他拿出自己的一張照片，翻過面來，註道：「這就是我。你問大陸就知道的。」然後他把信紙疊好，把照片夾在裏面，一起裝進信封裏。

「該貼多少郵票呢？」他遲疑起來。「這倒是一個問題。」

他想和太太商量一下。太太不在房裏。一回頭，太太的梳妝鏡叫住了他。鏡中出現一個中年人，兩個大陸的月色和一個島上的雲在他眼中，霜已經下來，在耳邊。「你問大陸就知道的。」大陸會認得這個人嗎？二十年前告別大陸的，是一個黑髮青睞的少年啊。

愈想愈不妥當。最後他回到書房裡，滿心煩躁地把信撕個粉碎。那張照片分成了八塊。他重

新坐下來，找出一張明信片。匆匆寫好，就走下樓去，披上雨衣，出門去了。

「請問，這張明信片該貼多少郵票？」

那位女職員接過信去，匆匆一瞥，又皺皺眉，然後忍住笑說：

「這怎麼行？地名都沒有。」

「那不是地名嗎？」他指指正面。

「萬里長城？就這四個大字？」她的眉毛揚得更高了。

「就是這地址。」

「告訴你，不行！連區號都沒有，怎麼投遞呢？何況，根本沒有這個地名。」

其他的女職員全圍過來窺看。大家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其中的一位忍不住唸起來。

「萬里長城：我愛你。哎呀，這算寫的什麼信嘛？笑死……這種情書我還是第一次看見。」

王家香，我問你，萬里長城在哪裏？」

王家香搖搖頭，搗着嘴笑。

「一封信，只有七個字。」另一位小姐說。「恐怕是世界上最短的信了吧？」

「才不！」他吼起來。「這是世界上最長的信。可惜你們不懂！」

「這個人好兇，」圍在他身後的寄信人之一忍不住說。

他從人叢中奪門逃出來，把衆多的笑聲留在郵局裏。

「你們不懂！」他回過身去，揮拳一吼。

冒雨趕到電信局，已經快要黃昏了。

那裏的職員也沒有聽說過什麼萬里長城。

「對不起，先生，」一個青年發報員困惑地說。「這種電報我們不能發。我們只能發給一個人或者一個團體，不能發給一個空空洞洞的地名。先生，你能够把收方寫得確定些嗎？」

「不能。萬里長城就是萬里長城，不是任一扇雉堞任一塊磚。」

「好吧，」那職員耐住性子說。「就爲你找找看。」

說着，他把一本其厚無比的地址簿搬到櫃檯上來。密密麻麻的洋文地名，從A一直翻到Z，那青年發報員眼睛都看花了。

「真對不起，先生。沒有這個地方啊。如果是巴黎、紐約、東京，甚至南極洲的觀測站，我們都可以爲你拍了去。可是……」

「萬里長城，萬里長城你都不知道？」

「真對不起，從來沒有聽說過。先生，你真的沒有弄錯嗎？」

他氣得話都說不出來。一把抓過電報稿子，回頭就走。

「真是怪人，」青年發報員搖搖頭。

街上還在下雨。他的雨衣，他的雨衣呢？這才想起，激動中，竟已掉在郵局裏了。「管它去！」在冷冷的雨中他夢遊一般步行回家去，他的心境需要在雨中獨行，他需要那一股冷和那一片潮濕。自虐也是一種過癮。其實他不是獨行。他走過陸橋。他越過鐵路。他在週末的人潮中擠過。前後左右，都是年底大減價的廣告，向洶湧的人潮和市聲兜售大都市七十年代廉價的繁榮。可是感覺裏，他仍是在獨行。人潮海嘯而來，衝向這個公司那個餐廳衝向車站和十字路口，只有他一個人逆潮而泳，泳向萬里長城。萬里長城。好怪的名字。這大都市裏沒有一個人聽說過。如果他停下來問警察，問萬里長城該怎麼走，說不定會給警察拘捕。說不定明天的晚報……

頓然，他變成了一個幽靈，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孤魂野鬼。沒有人看見他。他也看不見汽車和行人。真的。他什麼也看不見了，行人，汽車，廣告，門牌，燈。市聲全部啞去。他站在十字路口，居然沒有撞到任何東西！他一個人，站在一整座空城的中央。

「萬里長城萬里長，」黑黝黝的巷底隱隱傳來熟悉的歌聲。「長城外面是……」

那聲音低抑而且淒楚，分不清是從巷子底還是從歲月的彼端傳來，竟似詭異難認的電子音樂，崇着迷幻的空間。他諦聽了一會，臉頰像浸在薄薄的酸液裏那樣噬痛。直到那歌聲繞過迷宮似的斜街和曲巷，終於消失在莫名的遠方。

於是市聲一下子又把他拍醒。一下子全回來了，行人、汽車、廣告，門牌，燈。

終於回到家裏。家人都睡了。來不及換下濕衣，他回到書房裏。地板上紛陳着撕碎了的信。桌上，猶攤開着雜誌。他諦視那幅圖片，迷幻一般，久久不動。不知不覺，他把焦點推得至深至遠。雉堞儼然，樸拙而宏美，那古老的建築物雄踞在萬山脊上，蠕蠕蜿蜿，一直到天邊。未隨古代飛走的一條龍啊萬里長城萬里長。雨聲停了。城市不復存在。時間停了。他茫然伸出手去，摸到的，怎麼，不是他書房的粉壁，是肌理斑剝風侵雨蝕秦月漢關屹然不倒的古牆。他愕然縮回手來。那堅實厚重的觸覺仍留在他掌心。

但令他更驚訝的是，季辛吉不見了，那一票美國人怎麼全不見了？長城上更無人影。真的是全不見了。正如從古到今，人來人往，馬嘶馬蹶，月缺月圓，萬里長城長在那裏。李陵出去，蘇武回來，孟姜女哭，季辛吉笑，萬里長城長在那裏。



## 山 盟

山，在那上面等他。從一切曆書以前，峻峻然，巍巍然，從五行和八卦以前，就在那上面等他了。樹，在那上面等他。從漢時雲秦時月從戰國的鼓聲以前，就在那上面。就在那上面等他了，虬虬蟠蟠，那原始林。太陽，在那上面等他。赫赫洪荒荒。太陽就在玉山背後。新鑄的古銅鑼。噹地一聲轟響，天下就亮了。

這個約會會太大，大得有點像宗教。一邊是，山，森林，太陽，另一邊，僅僅是他。山是島的貴族，正如樹是山的華裔。登島而不朝山，是無禮。這山盟，一爽竟爽了二十年。其間他曾經屢次渡海，膜拜過太平洋和巴士海峽對岸，多少山。在科羅拉多那山國一閉就閉了兩年，海拔一英里之上，高高晴晴冷冷，是六百多天的鄉愁。一萬四千英尺以上的不毛高峯，狼牙交錯，白森森



將他禁錮在裏面，遠望也不能當歸，高歌也不能當泣。他成了世界上最高的浪子，石囚。只是山中的歲月，太長，太靜了，連搖滾樂的電吉打也不能一聲劃破。那種高高在上的岑寂，令他不安。一場大劫正蹂躪着東方，多少族人在水裏，火裏，唯獨他學桓景登高避難，過了兩個重九還不下山。

春秋佳日，他常常帶了四個小女孩去攀登磯山。心驚膽戰，腳麻手酸，好不容易爬到峯顛。站在一叢叢一簇簇的白尖白頂之上，反而悵然若失了。爬啊爬啊爬到這上面來了又怎麼樣呢？四個小女孩在新大陸玩得很高興。她們只曉得新大陸，不曉得舊大陸。「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巖巖不可攀。」忽然他覺得非常疲倦。體魄魁梧的崑崙山，在遠方喊他。母親喊孩子那樣喊他回去，那崑崙山系，所有橫的嶺側的峯，上面所有的神話和傳說。落磯山美是英雄偉是雄偉，可惜沒有回憶沒有聯想不神秘。要神秘就要峨嵋山五台山普陀山武當山青城山華山廬山泰山，多少寺多少塔多少高僧，隱士，豪俠。那一切固然令他神往，可是最最榮心的，是噶達素齊老峯。那是崑崙山之根，黃河之源。那不是朝山，是回家，回到一切的開始。有一天應該站在那上面，下面攤開整幅青海高原，看黃河，一條初生的臍帶，向星宿海吮取生命。他的魂魄，就化成一隻鷗，向山下撲去。浩大圓渾的空間，旋，令他目眩。

那只是，想想過癮罷了。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七四七才是一隻越洋大鷗，把他載回海